TMo
5161
3624

Harvard University -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 009675158_v0001-METS

TM05161/3624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Harvard University -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 009675158_v0001-METS

M 0 5 . 6 K / 38 ...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2 1941
No. K. 628.

1749

Harvard University -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 009675158_v0001-METS

蒙古語多由口授內地殊難其人因輯是編以便
初學孤陋寡聞未敢自信惟同志釐正之幸甚

初學指南

乾隆甲寅年刊

紹衣堂

聽見說你如今學滿洲書呢 狠好 滿洲話 是咱們頭
等頭要緊的事 就像漢人們各處各處的鄉談一樣 不會使得
麼 是可不是甚麼 我念了十幾年漢書 至今
並沒有頭緒 若再不念滿洲書 不學繙
譯 兩下裡都至於耽悞 因那樣 我一則来

你的清話說的略有些規模了 那里 人家說的我雖懂得

我感激不盡 只好叩謝罷咧 有何說呢

說報答的是甚麼話 咱們裡頭說得麼 若是那樣

不學罷咧 既然要學 我巴不得叫你成人啊

必定重報 為何這樣說 你是外人麼 只是

若能成人 皆是阿哥的恩惠啊 我斷不敢忘恩

可怎麼樣 抽空兒編幾個話條給我念 弟

你跟前我還推辭麼 我所求者阿哥疼愛 勞乏些兒

怪難開口 這有甚麼 有話請說 若是我能的事

瞧阿哥 二則尚有求老阿哥的去處 只是

様學去 至狠三年間 自然隨意順口說上来了

家念書記話 時刻的說熟舌頭 若這

傅跟前去學 向清語精熟的朋友們說 每日

别論他是誰 只是大凡遇見的就趕着說 再到通達的師

個本事罷咧 那裡能長進 這都是你没熟的緣故 我告訴你

呢 我也灰了心了 想來就是怎麼樣的學去 也不過這

不敢簡簡决决的說 這樣啊 叫我怎麼說

怪雾 凡說之前平白的怕錯不是

四五句話都接不上 況且還有一個

自已若說還早呢 不必說不能像别人說的成片段 一連

阿哥你這個話不錯了些兒了麼　有有志者事

不離手的着　若要趕他實在難

的深　會的多　頗好書　至今還不住口的念

竟不是他的對兒　天地懸隔呢　甚麼緣故　他學

那纔可以說得好　他比你如何　我怎麼比得他

一點漢音韻　狠熟練了　不但那樣　記得的老話兒又多

我的一個朋友的滿洲話好　清楚而且快　略沒

我的滿洲話筭甚麼　阿哥疼愛這等過獎

阿哥你的清話甚麼空兒學了　聲音說的好而且明白

又愁甚麼不能呢

自已走着也豪爽 或有一等人不念書 不修

學的有本事 不拘到那裡 不但人尊敬

諸事自然成就 即如果然

在家孝親 做官給國家出力

啊 特為明義理 學的義理明白了

人生在世 頭等頭是學要緊 讀書

能到那個地步 也必定差不遠了啊

咱們只是拿定主意 用心學去 雖然不

咱們那一塊兒不如他 憑他是怎麼樣的精熟

竟成之語啊 他也是學會的罷咧 並非生來知道的啊

是念滿洲書麼　是　現今念些甚麼樣的書　沒有另樣的書

阿哥你天天從這裡走　都是往那裡去　念書去　不

使得麼

細想起這個来　人豈可不讀書　不修品行

反倒叫受人的咒罵　沒出息到甚麼田地了

人子的　能𣪍報荅萬一麼　不能榮耀增光罷咧

阿哥你白想一想　父母的恩情　為

一等人　豈但辱身壞品　連父母都被人罵啊

道他心裡要怎麼樣啊　我實在替他羞愧　這

品行　只是以鑽幹逢迎為本事的　不知

早晚賴着去的上頭　不得已勻着空兒教我們　若不

怎麼說呢　我阿哥日日上衙門　不得閒　也是我們

教的　都是我們一家兒的子弟　再是親戚　並沒別人

說教我們的是誰　是師傅麼　不是呀　是我一個族兄　所有

喒我也去念書　可以替我說說麼　阿哥你

有清書學房　想來你學的地方有何說處　到多

我為念書　實在鑽頭覓縫兒那裡沒找到我們方近並沒

從此天長了　不但教寫字　還教繙繹呢　阿哥

還教你們清字楷書不啊　如今天短　沒寫字的空兒

就是眼前零星話　並清語指要

即如我當了差剩下的空兒　略歇一歇不好麼　只
把我這苦口的話　你們別說嘴碎　別說尋錯縫子
說着又是這樣　耳朶雖則聽了並不放在心上的　太皮臉了啊
們自己悮了自己　還是我悮了你們了呢　已長成的大漢子
不但說你們虛度日月　我也空費了力了啊　或是你

書就該一撲心的學　像這樣充數兒沽虛名　多喒是了手
瞪着跕着　那上頭我說且住　聽我的話　你們既然念滿洲
今日早起背他們的書　一個比一個生　哼啊哼啊的張着嘴
又費了我甚麼了呢
是這樣　阿哥要念書去　好事罷咧　替你說說

沒有一點肐星　若考可以拿得穩必得　這一次

求略改一改　你學的大長了　句句順當　字字清楚

到二十年　也是枉然　阿哥瞧瞧我的繙譯

自然有頭緒了　若是三日打魚兩日晒網的　就念

專心不間斷挨着次兒的學　二三年間

你是會漢書的人啊　若學繙譯狠容易　只要

叫我怎麼樣呢

的責任就是了　聽不聽隨你們罷咧

成人的意思啊　我如今也沒法兒了　我只好盡心教導盡我

管向你們這樣那樣的為甚麼呢　也因為是骨肉　叫你們出息

為戒　於身必大有益啊　至於小說古詞

記得了古来的事情　以好的為法　以不好的

要着書看通鑑　長學問

了機會啊

兒纔趕着學滿洲書呢　快行名字　別錯過

秀才何用說呢　因為考得　你兄弟這個空

的理有麼　況且義學生還使得

像你這樣的八旗都許考　獨不准你考

但只文生員未必使得呢　這是那裡的例

考筆帖式　遞了名字沒有　若是考得狠好

那個書取了来了麽　取去了沒拿来呢　使喚誰去了至今

用心做甚麽

人着見　不獨笑話　實在懶怠瞧　這上頭

糊塗人們當作真事　獃頭獃臉有滋有味的聽　有識見的

撒豆變人　明明是謊話

都是雲裡来霧裡去的神仙們　剪草爲馬

個使槍扎　那個用刀搪　要說是敗了　請了来的

合誰打了幾次仗　那個拿刀砍　這個用槍架　這

有何益處　有一等人還皮着臉念給人聽　那一國的時候

都是人編的沒影兒的話　就是成千本的着了

頳去了 若不嚴嚴的管束 斷然使不得

這樣的滑奴才也有呢 一定是往那個熱鬧地方

還沒来 要差人迎他去 又恐怕走岔了路

反倒說我們告訴的糊塗不明白 抱怨着去了 至今

去取 不然仔細 阿哥来了不輕依啊

了三套来 那上頭我們說遺漏了一套 你再快

一部不是四套麼 慌速去了 只拿

遲延 後来說有阿哥的話 纔急忙去了

他肯聽我們的話麼 有要沒緊的就擱時候 只管

還不来 打發他取去了 我先叫他們去

麽說的　早晚仗着大拇指頭戴翎子啊　樣子好狠敠

沒有　若有不舒服的去處　撥正撥正　你射的步箭有甚

纔算得好啊　阿哥你看我射箭　比先出息了

又搭着弓硬　箭出的有勁兒　再箭箭中

難處在那裡　身子要正　沒有毛病　膀子要平狠自然

到了超羣的好　出了名的能有幾個

窄　即如無晝夜的長拉　抱着弓睡的都有

射步箭啊　是咱們滿洲人最要緊的事　看着容易　難得主

他就不堪了

来了的時候　綑上重重的打一頓纔好　不然　慣了

是粧假 真個的 在阿哥家我還作客麼 撒謊是猴兒 遮
来的吃的那麼飽麼 年輕的人纔喫就餓呀 想必
請起来上去坐 現成的煑餃子喫幾個 我從家裡喫了出
是該當叩頭的 遮 陞官罷 生兒子罷 過富貴日子罷 遮
做甚麼 給阿哥拜年 甚麼話 老哥哥啊

阿哥新年大喜啊 遮 彼此喜罷 阿哥請坐
罷咧 如何壓的下呢
幾句記着要說是歹了 不拘到那裡去射 一定出衆
還少甚麼 但只弓還略軟些 吐信子 略有些定不住 把這
撒放的又乾净 人要都能像你

也沒喝
到家裡說問好罷

不出房門使得麽
遮
来了空空的
連茶

阿哥就吃
别送我
着帶了味兒去
有那樣理麽

該去的地方多
总久了再去
人都犯思量

倒了茶来
阿哥我不喝
怎麽
我還要到别處去

好的不少啊
必定指望得使得麽
託祖父的造化僥倖

一定要戴孔雀翎子了
我有甚麽奇處
比我

他有兵麽
没有
寡圍
我替你筭計數了

擬了正了
擬陪的是誰
你不認得
是一個前鋒校

阿哥喜呀
說放章京指出來了
是
昨日挑選把我

過於你的是誰　我知道了　想是怕我来吃喜酒
出過兵　得過傷　現今又是十五善射　你說旗下
来的年輕的人們都陞了　比你髙貴了　若論行走
了　若論陳　同你走的朋友們　都做了大人了　在你後
撈着也定不得　說的是什麼話　你是甚麼時候的人年久

人阻撓生出枝杈来　有一等彩頭好走好運氣的人　實在無
平常　只是彼此相左　凡事眼看着將成了　偏被
當差行走的人　只看各自的際遇　時運要
你的意思請你啊
這有什麼　若果真得了　别說是酒　我合着

一雾論起書籍學問来 很喜歡 接

趕上舊時候的人 總不同啊 見了人極其親熱 坐在

有不陞的理麽

倒身子辦 勇往向前行走了去 必定站在好等第兒上

的不隨羣 有事不攀人 凡所遇見的撲

使得麽 只是差使上要勤謹 朋友們裡頭要和氣 別另様

整年家不行走 還該當革退啊 又指望陞

論吧結不吧結罷咧 若是尸位素餐

等趕陞 阿哥你不是這等說嗎 我心裏却不然 只

有不照他所想所算爽爽利利隨心的 眼看着優

Harvard University -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 009675158_v0001-METS

老大人才情敏捷决斷　凡事一到　就有條有理的

老人家行為好的報應啊

這樣家業富庶　子孫興旺　都是

是不過意　俗語說的　一人有福　托帶滿屋

家啊　因此要隔久了不去着　心裡只

儘力兒搭救着顧　真是一位乾淨厚重積福的老人

衆　見了人的苦處　就像自己遭際的一樣着急　必定

把少年們用和藹言語往好處引導　又極仁德　狠護

該教導的去處教導　引古比今

連不斷的說一日也不乏　該指撥人的去處指撥

養兒原為防備老　為人子的　要想
心悅服願意給他出力啊
生成的心正口直　說話行事因為端正　人都傾
荐舉　應約束的不約束　如何能勸善懲惡呢
眼巴巴的盼望仗着我成人　要是應荐舉的不

要說撈着了　斷沒輕放的規矩　說的話是這樣　兄弟們終日
抖抖搜搜的獻好　討便宜的人　可打算着被拿住
轉的去霧　實在提拔保荐　要是差使上滑
極憐愛勤謹少年的英俊人　到了陞
辦結　而且心裡明白　認得人　好歹斷瞞不過他的眼睛去

由的傷心生氣 這樣的人 天地不容
吵閙着強要分家産的都有 話到這個場霧 人不
人甚麼益呢 又有甚者 說是父母有年紀老了詩誨了
誰見魂靈来受享了呢 也還是活人攘塞罷了 於沒的
不過是怕人恥笑假粧罷咧 就供甚麼樣的甘美東西

任憑怎麼樣痛哭中何用 就說是出於誠心誰信呢
一樣看待 致令老人家傷心氣悶 百年之後
要是吃穿不管 饑寒不問 像陌路人
將好衣服美食物事奉 和言悦色的呌喜歡
着父母勤勞養育的恩 該當趂父母未老之前

神鬼共恨　如何能善終呢　只靜靜的
着　如何能久　展眼之間　他的子孫也就踹着踪跡照
樣的了
弟兄啊　是從一個母親生的　幼年間同吃同頑
並沒彼此　何等相親相愛來着　及長大

漸漸的生分的緣故　大約都惑於妻妾調唆的話
爭家產　聽了傍人離間的話　各自各自
留心上起的狠多　怎麽說呢　終日聽了這些讒言
心裡都裝滿了　一時
不能忍的上頭　就至於打架辦嘴　成了讎敵了

二人彼此對讓 誰也不肯揀 撂下去

此二人一日走到曠野地方 看見路傍有一個金元寶

若說相與朋友 效法古時管仲鮑叔

看起這個来 沒有如弟兄的啊 人為甚麼不細想這世呢

傍人恐怕連累還躲不迭當 肯替你用力麼

也還是弟兄脈絡相關 捨命吧嗐着搭救罷咧

一樣 豈可再得呢 比方偶然不幸出一件禍事

弟兄裡若傷一個 就像手足折了一隻

想想着 産業完了可以再立 女人死了可以再娶

可以給如今見利忘義的人們作得榜樣啊

們相與的道理是這樣啊　此話雖近於小說　實在

那個農夫仍空手回去了　古時的人

砍成兩段　管仲鮑叔各拿了一半走了

二人不信同去一瞧　仍舊是金子被

元寶　幾乎沒喪了我的命

嚷着說　我與你們有甚麼仇麼　將兩頭蛇謊告訴我說是金

吃一大驚　拿鋤將蛇砍為兩段　趕了去

那個人急忙去了一找　並沒金子　看見一個兩頭蛇

了碰見一個農夫　說那裡有一個金元寶　你去揀罷

你打聽的不是那個阿哥麼　他呀是囊中之錐

幾時必要出頭　甚麼緣故呢　生来的沉靜

博學　行動有榜樣準則　差使上一拿步兒

的走　居家一撲心的過　實在沒有一點毛病　父母跟前

孝順　兄弟之間親熱　況且朋友們裡頭狠護衆　不拘誰托

他一件事　不應就罷了　要說是點了頭必

定撲倒身子替你吧唶　不成不肯歇手　因此

誰不敬他　誰不要親近他　可是說的吉人天相啊

這樣人豈有空完的呢　天必降福罷咧

混帳路兒一步也不肯走　況且公事上
分不對他的年紀　素常在家裡　就只着書罷咧
善　好學問　馬步箭大凡漢子的本事博學的身
有陰德　纔生出這樣成人的孩子来了　樸實又良
阿哥的話是　雖然那樣說　也是他的老家兒

這個来　有志者事竟成　不在年高的話不假啊
半信半疑来着　後来在朋友們跟前打聽果然　看起
能有幾日　如今聽見說着實出息做了官了　起初我還
那個阿哥　是咱們舊街坊啊　眼看着長大的孩子　隔了

而且王法又狠緊 偶然若出一件事 把臉放在那裡

兒 你深知道的 一會一會兒的羞便如何定得

了耍錢塲兒了 方纔来起誓發愿的必定呌我去 我不得空

告訴出原故来 你怎得知道這一向咱們那一羣阿哥們合着夥兒開

家裡人說我不在家的話上惱了 是怎麽樣了呢 若不

又何必通報呢 既到門口就回去的

咱們裡頭啊 你還是外人麽 瞧我就直進来

這正合了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的話了啊

又狠小心謹慎 有得項便宜的去處 總不沾染

實在不知要怎麼樣的了

上頭我急忙差人去趕說沒趕上 我心裡大失望

糊塗奴才也照樣答應打發去了 纔進來告訴了我 那

不拘誰來找我答應不在家 不想你來了

因此惱就憑他惱去罷 我到底沒去 說給家裡人們

照着告訴我的話找了去一瞧 在儘極溜噶拉兒 門關着呢

說是搬了許久了 現在小街西頭兒拐灣住着呢

敘寒溫 不想被事情絆住竟沒空兒 昨日順便到他家問時

得見面 我從出兵地方回來 就要找了他去敘

我們兩個地根兒相好 而且如今又連了幾層親 許多年沒

家下人們叫門　並沒人答應　又敲門大叫了好一會　出來

了一個走不動的老媽媽　說他主子沒在家別處去了　我說

你老爺回來告訴說我瞧來了　他耳朶又聾　總聽

不見　因那樣我沒法兒　在他們隔壁小舖裡尋了筆

硯把我瞧去了之處寫了一個字兒留下了

阿哥騎着　我躲了你了啊　乏乏的又下來作甚麼　甚麼話

若沒有着見可怎麼樣　我從老遠的就着見了你　有騎過去的

理麼　阿哥不進家裡坐坐麼　是啊　咱們許久不見

了　我進去略坐坐　哄呀栽了這許多各種的花兒了麼

又養着許多金魚　山子石堆的也好　心思用的狠巧

我的造化了　請還恐怕不来　若果来　我

你要不厭煩　我給你作伴来何如　若是那樣

我沒甚麼朋友　獨自念書甚冷落　這有何難

瞧怎麼舒服　正是咱們讀書的地方　但所恨的

層層都有樣兒　這個書房實在乾淨　怎麼

細體察他所行的事情　原来不是一個正經人　駕虛弄空

不住口的誇獎来着　後来走上了一雾混混着

口齒利便　看着狠羨慕　說怎麼與他相與

起初見了他　望着人狠親熱响快　他的相貌軒昂

萬幸罷咧　厭煩的理有麼

他的真假那裡撈得着呢　而且心裡陰險　不給人好道兒走
口裡雖說向你好　背地裡陷害的不輕
要入在他圈套裡便是仰面觔斗　即如在他手裡坑害的還少麼
屈指數不盡啊　因此朋友們提起他來
都說是可怕無不頭疼的　人心隔肚皮知面不知心的話
特說的是這樣人啊　實在是我的僥倖　要不留心遠着他
有不落在他的局騙裡頭麼
你的性情也太左　既然不能就罷是呢　應承了人家的事
情又不能成　只管這樣遲延的甚麼意思　若這
樣行事　朋友們再怎麼信你的話呢　你想是不覺罷了

叫他求情願的人去辦罷咧　誰攔着他呢麽

若信我的話　叫他等着　倘若不信

在　強壓着頭說叫我這樣行　我斷不肯這樣

以使得麽　我生性就這樣難纏　若事情未得實

的時候　纔可以行得罷咧　若像你們胡里嗎里撈摸着就說可

是甚麽道理　若遇見事情　必詳細了又詳細　得了主意

況且正經事情主兒尚不着急　你預先這樣催迫的

這是甚麽話　論事情還沒影兒啊　就略遲些怎麽樣

的去處告訴了他　人也灰心另處打筭去

我實在替你羞啊　與其這樣顢頇耽悞　愫與把實在

初學指南 卷上

放在脖子上了　纔要躲　被他夾住脖子一摔摞出好

斷了一截　趕着抽槍沒迭當　刀早已

點不忙從從容容的　用刀一架　我阿哥的槍尖齊槎

裡有他　拿着槍直向心口就是一扎　那個瘸子一

人說要試試本事　各自各自拿起器械来　我阿哥心裡那

舅舅家從屯裡来了一個瘸子　會耍刀　兩個

到不了他的跟前　這樣而且後來還遇見了一個利害人　我

演習来着　我阿哥慣使槍　雖有十幾個人

自然而然的愀心啊　怎麼說呢我從前狠好打巴什　日日

你不知道　這都是年輕血氣壯的緣故　吃幾次虧的時候

一樣 喫着這個想着那個 隨意買了来 不惜罕
裡 就是一粒容易得的麼 況且咱們不能像那富翁
米飯的難處啊 種地的挽運的受何等樣的辛苦纔到這
你心裡也安麼 你只知道喫飯 不知
下人喫好罷咧 任意倒在溝眼裡 是為甚麼呢

我若不說你 我又受不得 將喫不了的米飯 給家
若諸樣東西上愛惜省儉 纔是過日子的道理罷咧
不學了 着起這個来 天下的能人豈少麼
遠的去了 那上頭狠弔味兒 再也

得味兒　反倒聦着孩子們的下把頦子過的甚麼趣味

筋骨硬了的時候　穿呢不得樣兒　喫呢不

倏忽之間就不中用了　趁着未老若不喫不穿

收着作甚麼　這個浮生的身子實在是夢　樂雾能有幾何

凡人生百歲　也不過頃刻光景　把銀錢結結實實的

久了的時候　自已挨上餓　你後悔也遲了啊

福田能有多大　若這樣不省儉花費　小心着

說的話　惜食得食　惜衣得衣啊　你的

這樣慣了　不但折福　有甚麼不完呢　老人家

的奢費　嘴有甚麼捆兒　喫有甚麼盡

今日有誰来了麼　阿哥從家裡出去　有兩個人瞧来了

還理麼

還有氣兒活着可怎麼樣過呢　到那時候　就說是求你　你

就嘆一口氣死了纔好　萬一不死

子喫呢　若依你這個話行　錢財花費淨了的時候

拿甚麼樂呢　吽我借了債穿啊　或是賣了房

並不像別人有銀錢産業　吽我

或是白揣度着說的呢　我若果然富富裕裕的有　樂也該當

分兒樂樂狠可以　這個話你是知道我說的啊

呢　只不過於奢費就是了　筭計着得的

歪咧咧的 筆下好有韜略 提起他来 誰不知道 早已
這猴兒從那裡来了 你別把他說沒作樣着輕了 身子雖然歪
着 各給我留下了一個職名 我取来給阿哥看 哎呀
乎沒有潛的笑了 那個胖子我知道了這一個是誰呢 我問他們的姓名来
又是醬稠麻子滿下巴捲毛鬍子 咬着舌兒望着我一說話 我幾幾

那一個實在可笑 贜的竟着不得 一隻眼而且還斜着
略高些 四方臉 連鬓鬍 暴子眼 紫糖色
進来回去了 甚麼樣人 怎麼個長像兒 一個胖子 比阿哥
兒站着来着 我說我的阿哥沒在家 老爺們請進去坐罷 斷不
說是阿哥陞了 道喜来了 誰出去答應的 我在門口

是　我告訴你些話　遠行的道理　朋友們裡頭以和為

喫了茶稱了給你　你這不是初次出外麼

屯裡拿了幾兩銀子来　還沒有用呢　你拿一半去使

幸而你来的早　略遲些也赶不上　方纔

求幫我些　回来的時候　本利奉還

沒法兒阿哥跟前来了　或銀子　或當頭

我今日纔信了　捨着臉各處借貸總沒得

當了　只是盤費銀子還短　擒虎易告人難的話

你還沒起身麼　早晚起身　馱子行李都整理妥

响了名的人啊

是渾河 今年那裡的庄稼如何 好 狠豐盛大收了
在那裡 在河那邊霸州所屬的方 黃河麼 不是
的地方不同 又是官身子 沒聽見的該當罷咧 你們的地
總沒聽見 要聽見也來瞧來着 咱們住
阿哥幾時從屯裡来的 我到了好些日子了 阿哥来我

的 金玉一樣的話 我銘記肺腑罷
了 要是那樣 於聲名大有關係 阿哥提白
就有得銀子弄錢財的地方 臉面要緊 別手長
上待底下官人 不必分內外一樣的疼愛

若買買一個好馬　拴着也有趣味

裡拿貴價兒買　從那裡買了拿来　得一倍的便宜啊

家拴着好幾匹馬　這是該當的　與其在咱們這

我照原買的數目　給阿哥送銀子来　是啊　你

豆来　用多少銀子筭白了告訴我

真麽　果然　阿哥再要使喚家裡人去　叫替我買幾石黑

十幾個錢得一升　許多年也沒這樣来着

何必說别的　黑豆的價兒着實賤

先說潦了　又說旱了　那都是謠言　信不得

子又笨 與你狠不相宜 如今可怎麼樣 一經買定了

了 下頦都搭拉了 腿子軟 肯打前失 你的身

觀啊 這馬是甚麼 口老

少年們繫上撒袋騎上了 就像鷹鶻一樣狠可

圍場上熟 狠跟牲口 樣子好而且伶便 英俊

不認得馬 若是好馬 腿子結實 耐程途

毛病沒有 隨手迭當 着起這個來 你原來

顛的穩 跑的快 射馬箭一點張裏的

昨日拿到我就拉至城外試過了 可以騎得

橫豎費草料啊 拴着這樣駑馬作甚麼 阿哥你不知道

緞子厚　新花樣合時的樣子　就是合着你的身子做

毛道厚蝴的平正而且　風毛出的齊　面子的

樣的　至平常得五百兩銀子啊　顏色黑

了　價兒怎麼這樣賤了　從前像這

啊　我從二百兩銀子上添起到二百五十兩的時候就賣

多少銀子買的　你白猜一猜　這個至不及值三百兩銀子

這個貂鼠端罩鋪子裡買的麼不是鋪子裡的　廟上買的

行強啊

使　但只老實就與我對　究竟比步

將就着養着罷咧　我並沒緊恾官差　又無遠路差

索性穿舊的破的 倒與我們

況且我們武職差使上也不對好衣裳

當的 我若穿了好的 不得樣而且不舒服

會的地方 穿件好的打扮打扮 是該

就是了 你們少年人正是往上去的人啊 凡朝

過了時的人啊 我又講甚麼樣兒 但只是暖和

樣闊了俸祿的時候 再買一件好的是呢 哎 我是

毛稍壞了 顏色變了 反穿不得了 若是那

我那個筭甚麼 白是一個褂子的名兒罷咧

也沒這樣好 阿哥你也有一件來着

来了　因此他猛然起来　拿出腰刀将那個東西

有拿衣服的理麼　正自思想間　那個砍頭的又進

来在胳肢窩内從窓户裡出去了　他心裡暗想　若果是鬼

瞧着　跳未久　開開櫃子拿出許多衣服

噢一大驚　哎呀　這就是鬼罷　着他怎麼樣悄悄的聽着

頭髮蓬鬆着在地下一跳一跳的　睡夢中忽然着見的上頭

臉似黃紙　眼睛内流血　渾身雪白

耳朵裡聽見有聲氣　睜開眼一瞧　月光之下見一怪物

我的一個朋友　胆子狠大　夏天的時候夜間支着窓户正睡覺

狠對啊

怪事　你們說的多是從古兒詞上看見那樣罷咧　我這個

阿哥們提動了就說鬼　我也告訴你們一件

粧做鬼嚇虎人来着

裡人来　點上燈一瞧　狠可笑　原来是一個竊賊　故意

砍了一下的上頭　那個東西哎喲一聲倒在地下了　叫了家

下　就在那墳前坐着喫喝起来了　正喝中間　所斟

地方涼快　咱們進去略歇息坐坐　將帶了去的菓子菜放

那裡頭所有各什樣的樹木狠深密　那上頭我們說這個

見路傍有一座大墳院　房屋墻垣都破壞歪的歪倒的倒了

是我親自經過的　那一年我們出城外遊玩回来　着

的酒忽然自已都忽忽的着了　衆人都喫了一驚　纔要躲
着走　我一個叔叔忙擺手說站住　你們別怕
老時候有給鄂博留謝儀的話啊　今日降在這裡了
忙斟了一杯酒禱告着祭奠的上頭　着的酒立時
都滅了　這是我着見的　說不怪使得麼

你們對過有一所房子如何　你問他作甚麼　我的一個朋友
要買那個房子住不得狠凶　地根裡是我一個阿哥住着来着
門面房七間　到底五層　狠舒服乾净好来着　到了我姪兒的
根前　說廂房糟爛了從新盖了的緣故上　忽然鬼啊
甚麼作起祟来了　起初鬧的還好　久而久之白

入麼　雖然那樣說我這個阿哥狠膽小我把打聽得實
緣故　若是時運好　就有邪祟也只躲避罷咧　能害
兒賤賤的價兒賣了　阿哥知道麼　這都是運氣不好的
嚇的傷了性命的都有　跳神枉然　送祟無用　沒法
日裡出了聲氣現了形像了　家裡女人動不動就撞病着

配着那個　你要甚麼東西　合着你的意思買了給
西去的理有麼　因為這樣　我今日特來見你告訴了要拿去
緣故呢　我遭遭來時你都不在家　因沒見你　含糊着拿你的東
阿哥你那一盤數珠兒我說要拿了去到底沒得拿了去　甚麼
在去處告訴他就完了　買不買由他罷

櫃子裡来着　也是該丟　上月往園裡去

每日拿來拿去汗津透了　狠光滑了　不拿的時候把他收在

怎麼了　丟了　可惜啊　菩提數珠雖多　像那樣的狠少啊

你心下如何　你提他作甚麼　索性拿了去好來着

你就便鋪子裡沒賣的　我也必定各處尋了来給你

是狠靈奇　聽見人告訴的那個人竟是神仙一轉　把咱們所過去

阿哥你沒聽見麼　新近城外頭来了一個着八字的人　說

了

踪影不見了不知被誰偷去了　竟找不着

在排牐上掛着忘了沒收　回来找時那裡有

我告訴你一箇笑話　適纔我獨自在這裡坐着着見窗

曠去的是的有何不可攏當解悶是的

說咱們那裡不花幾百錢　你與其在家裡白坐着　只當

則應了　但只未来的事未必能照他說的話呢　雖然那樣

都正正的對了　絲毫也不錯　過去的事情雖

甚麽的　兄弟幾個　女人姓甚麽　多咱得的官　件件

前日我也到了那裡　將我的八字呌他瞧了的時侯　父母屬

瞧瞧去　我早已知道了　我的朋友這幾日都去的上頭

的狠多　接連不斷的擠滯有這樣的高明人啊　到多咱咱們也呌他

的事　到像誰告訴過他的一樣手拿把穩的算得着　咱們的人們去

一個比一個長的好　仙女一樣　臉面雪白　眉毛
這幾日我們那裡作大會　施主婦人們去的狠多
要　沒法給了他的時候　纔跳跳鑽鑽的喜歡着去了
你拿他作甚麽　放了罷　他斷不依　打着墜的
帽子一扣拿住了後頭我說人家還買雀兒放生呢

子們聽見說拿住雀兒了　一齊来到赶的赶拿的拿　一個小孩子拿
上門將拿住　又脫落了　這裡那裡正趕着拿的時候小孩
一瞧　是一箇家雀兒　纔一倒手濳的飛了　急忙關
慢慢的壓着聲氣走到跟前一拿　連窓户紙抓破恰好拿住了
户槅子上落着個雀兒　日光照着一跳一跳的　我

阿哥你瞧　甚麼壞孩子也有呢　別人這樣那樣勸你的
好替你愁啊
倒行這樣喫屎的事情　是甚麼道理　如今的時候天低啊　我
你心裡怎麼樣　這樣大年紀的人　一點不按道理行
戲鬧的筭甚麼能處麼　別人若說你女人這長那短的遭塌

把自已的死總忘了　睁開眼就到女人們羣兒裡去　調
人皮子怎麼給你披了　奔六十歲的人了　還小麼
我的心　你且住　我若不說你　實在受不得　可惜
他那梟娜俊俏的樣子　畫也畫不来　狠可
漆黑　眼似秋波　膂如垂柳　總而言之

是叫你好　恐怕學壞了的意思啊　把念過的書略
温温不好麼　正經本事上狠難　若不好習氣於他甚
容易　如今就說破了嘴　他聽說甚麼　反倒無精打彩
的撅着嘴撂臉子　那上頭我心裡受不得動了氣狠狠的村了一頓的
時候他臉一紅向我說　只管尋趁我作甚麼眼淚汪汪的

竟是糊塗沒造化的人啊　俗語說的　良藥苦口
忠言逆耳啊　若不是一族　我巴不得哄着叫你
喜歡　必定討你厭煩作甚麼呢
甚麼賤貨　竟不是人種　長的活托兒像他老子一樣
越瞧越討人厭　不論使到那裡　眼睛擠顧擠顧的

及至我回来　猴兒們正喧嚷呢　那上頭我喀的

昨日我往别處去了的時候　賤奴才們就任意辦嘴吵鬧了一塲

頭凡略有些得項有吃喝的地方倒畧偏疼他些兒

真的殺他麼而且是家生子　撥火棍兒短強如手不拉啊　這上

襍種的腸子擰斷纔快心　過了的時候想来　可怎麼樣呢當

這個　猴兒是的不安靜擊定皷動的閙　若是氣上来　將這

然陶氣的不堪啊　竟是通天鬼　拿起那個　撂下

不給　常呌在根前服侍還好些　若不

正經地方毫不中用　若說陶氣狠能　一點空兒

是甚麼着不見混撞　嘴裡㖠㖠吧吧的竟是漚人是的

那個事情你告訴他了沒有　前仰後合的
阿哥你瞧　如今又殼了　喝的稀爛醉的站都站不住了我問他
應了散去了
心眼珠子若不結結實實打你們也不知道怕說完了 都遮的答
癢了麼必定叫打了的時候得甚麼好麼自此以後再要這樣行小

的氣纔略回了些　那上頭我說你們怎麼樣了不好好的過肉癢
們該死　直蹶蹶的跪着求的求　叩頭的叩頭的上頭 我
任甚麼沒說睡了　今早起來一瞧　砍頭的們都來了 說我奴材
個的躲避走了　我來的也遲了　身子也乏了的上頭
咳嗽了一聲走進來一齊都住了聲　賊眉鼠眼的使眼色一個

不成　至狠一兩日不喝罷咧　過了的時候　仍是照舊的

若說喝酒　就捨了命　比他老子的血還親　今日饒了就改

再遇見也不求了　阿哥你不知道　生成不成器的東西

去改呢改了若是不改仍這樣徃醉裡喝　阿哥重重的責罰我即便

主子管奴才　靴子裡摸襪子　他躲徃那裡

着我的情面饒過這一次　自今以後狠狠的戒了酒罷　可是說的

那樣害怕不答應罷咧　今日我既然在這裡

罷　他想是忘了沒去　他的不是他不知道麼　因其

今日若不把這砍頭的痛痛責打　我就起誓是呢　阿哥

直瞪着眼向我拱手兒　又不是聾子啞叭　不答應的是為甚麼

喝啊

阿哥你怎麼樣了臉傻白的冷咕叮的瘦的這個樣兒了　阿哥你

不知道　這幾日刨溝的氣味狠不好　又搭着頃

刻涼　忽然熱竟没定准　因為那樣　人都不得養身子的遲

急　前日飯時的時候就涼涼的来着　頃刻熱起来人都受

不得　炮燥出了一身透汗　脫了袍子要涼快涼快　纔喝了一碗

涼水　立時間就頭疼起来了　鼻子也傷了風了　嗓子也啞

了身子坐在雲彩上的一樣發眩　不獨你是那樣　我的身子也

不大爽快懶怠動　幸而昨日把喫了喝了的全吐了　不然

今日也扎挣不住来着　我教你一個好法子　但只

末了若不犯刑法 就連一點錢財剩不下 家業弄的精光的 纔
若是陷進去　　有甚麽存留的下呢 臨終
們都議論你的来 想是你有此兒罷咧 耍錢有甚麽捆兒
打聽是呢 說的是甚麽話 自已行的自已不知道麽 看起朋友
收收兒好 這都是没影兒的話 胡編造的 你若不信 細細

上了耍　　作了許多賬了 若果那樣 不是頑的啊略
露出老模樣兒来了阿哥你别怪我嘴直　　聽見說你如今
哎呀 你怎麽樣了咱們能隔幾日没見 怎麽這般快鬍子儍白的
然無妨
餓着肚子　少少的喫　若是那樣 就是略着此凉 也斷

厭煩　長輩跟前得不是　惹出大禍　躭悞要緊的

子不離嘴的喝　生出甚麼好事来　只見討妻子

情上　略喝些何妨　不論有事無事　只管拿着鍾

這不是好事啊　略戒戒好　若是筵席喜事

深進去了　每喝動必喝至狠醉站不住的時候纔住

着你酒上狠親　一時也離不得

甚麼

是不勸　相好的是甚麼　寧可沒有　好罷咧我必定打聽作

多　也有百數個　咱們是知己的朋友啊　知道若

撂開手　這個様兒的　咱們眼睛裡瞧見的耳躲裡聽見的雖不

然強扎掙着陪着坐着　眼睛再使不得了眼
親戚普裡在這裡　我怎麼撂下去睡覺　那上頭身子雖
身無力稀軟的了　昨日晚上的時候　我就要睡覺来着　因為
這幾日因為有事　一連熬了兩夜的上頭　渾
自已麼

不是平常的人啊無論晝夜這樣過飲　豈不是自已催
若不信　照照鏡子瞧　鼻子臉啊都被酒糟透了　你
毒藥　任意喝去使得麼　阿哥你
成了正經事情的狠稀少啊　總而言之　酒是亂性傷身之
事情罷咧　由此學了本事長了才幹　至於人敬

侯

還扎掙着来到上房　向我們說　阿哥們太

如今被病纏住狠延纏了　昨日我們去瞧的時

本是弱身子而又不知道養　貪於酒色胡虧損的上頭

那上頭纔略鬆快些、

服了一劑打藥　內裡所有好歹的東西都下来了

坐立不安　因其那樣我說這想是停住食

而且又害耳躲底子　疼的連腮頰都腫了　飲食無味

此、不知是怎麼樣心裡不舒服膨悶　渾身發燒就像火烤的一樣

睡了　直到二更纔醒　那上頭略涼着

皮子搭拉着心裡發糊塗後頭客一散我就枕了一個枕頭渾衣沉

勞乏了 這樣的炎熱天氣常来瞧 而且不時的送東
西 狠乏了 着實生受了 也因是親戚關切想着罷咧
若是傍不相干的人 還想着我麽 我有甚麽多餘說的惟有
牢記在心 好了的時候 再道謝叩頭罷 嘴裡雖則那樣說
身子再扎掙不住了 因其那樣我說阿哥你是聰明人啊

不用我多說 好好的養着身子 快好罷 得空兒
我再来瞧罷 說完回来了
夏天的時候還可以扎掙着走来着 久而久之添了病竟臥
倒了 因其那樣 閤家亂烘烘不得主意 老人
家們心裡愁的都瘦了 竟亂了分兒了 看着他 病瘦

若是不該死　他自然而然的有解救　那一夜沉重了昏過

那個話　没有不傷心的啊

下来了　好傷心啊　雖說是鐵石人　聽他

們都在這裡　我能撂的開那一個呢　話尚未完　眼淚直流

上頭我並不虧心　但只父母上年紀了　兄弟們又小　再親戚骨

甚麼樣兒的藥没喫過　纔好一好　又重落的就是命　這

我不知道麼　自從病　那個大夫没治過

阿哥這是我的罪啊　如今病沉了不能好了

好了些了麼悶的上頭　睜開眼瞧見我　將我的手緊揝住說哎

如柴竟剩下骨頭了　在坑上綑氣呢　我慢慢的走到跟前說你如今

去
好一會纔甦醒過來了
我嘴裡雖然說無妨無妨
請放寬心勸慰老人家
心裡實在無指望恢就了
實在是老人家的福澤
他的造化好
第二日另請了
一個大夫治的上頭
眼瞧着一日比一日的好了
前日我去看他一瞧
身子雖未能大好
臉面轉過來了
也略長了些肉了
靠着枕頭喫東西呢
那上
頭我說好麼大喜啊
這一場病雖則未死
也脫了一
層皮了啊
他向着我笑嘻嘻的說如今出了災
實在大
好了啊
你勸我的何從不是好話
但只我另有一個想頭
若

他那裡管人家的性命　你若不信　請試着看藥性還

頭好的雖有　偶然有一二罷咧　其餘的只知道掙銀錢

至今想起来　心膽還跳呢　如今的醫生們裡

麼　怎麼說呢　前年我喫錯了藥　幾乎沒傷性命

果然該當服藥　我不是木頭啊　有愛惜銀錢不治身子的道理

與其用各樣的藥　不如自已靜養啊

是不好說是你的命　與他毫不相干　我的病我不知道麼

一藥方　拿上馬錢去了　若是好是他的力量若

你家　說是膨脹　用指頭混摩一番　胡哩嗎兒罵

不知知道了沒有　就大膽湯兒給人治病　急急忙忙来到

吳正有號

Harvard University -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 009675158_v0001-METS

初學指南

卷下

5161
MOS [illegible] 382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2 1941

Harvard University -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 009675158_v0001-METS

Harvard University -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 009675158_v0001-METS

們也稍去了　不瞞着說　[illegible]
些事也與你不爽利　難道這一點[illegible]疼　講論他　是有
阿哥你的這個話　我心裡竟是不去　咱們是一個船上的人
緣了罷　咱們散了的時節　再說罷了必定此刻要弄清麽
別人說他　與你何干　越勸越生氣的　太會

們也稍上了　不擱着說　而且反倒隨着人家的口音說的　是什

此事也與你不爽利　難道沒一點罣碍麼　議論他　連咱

阿哥你的這個話　我心裡竟進不去　咱們是一個船上的人啊

躁了罷　客們散了的時節　再說罷了　必定此刻要弄清麼

別人說他　與你何干　越勸越生氣的　太急

倒底受了羞辱了　那個刁頭你說是誰　了不的有名

麼　好話總不聽　倒像神鬼指使的一樣強扭着去了

他不尋趁你來　就是你的便宜　你惹他作甚

着起你來　只是寡嘴　外面雖像明白　心裡不了亮

家行走呢

叱咤的吽喚不止　進退都難了啊　嗣後朋友們還怎麼往你

好意思坐着　要回家去　臉上下不來　要在這裡坐着　你又

你只管這樣怒冲冲的倒像要把誰攆出去是的　這些人怎

急綳綳的就完了麼　你看這裡　所坐的人　都是為你的事情來的

麼意思我真不服　不是那麼着　若有話　從從容容的說

Harvard University -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 009675158_v0001-METS

你怎這樣輕佻不定　若體體面面的坐着　誰
倒攔阻你的規矩麽
要去　我還提白催着叫你去啊　豈有
比你長幾歲啊　若果然該行的　就是你心裡不
光你一個人的見識能到那里　任憑怎麽樣　我

甚麽趣兒　有有拐杖不跌跤有商量不失着的話啊
不是麽　倒底把卧着的老虎哄起來碰了釘子回來了　這是
分兒　叠着觔兒必要佔住理得了便宜纔休歇　這
以　畧有一點妨碍的去處　不拘是誰　不給留
的利害人啊　從不給人留分兒來着　與他無涉的事還可

甚麽不出息呢

漸漸的知識開了明白了世務的時候　自然而然的改好了　又愁

時候啊　這個空兒就只請一名師教他念書

歲數兒還早呢　咱們没從這個時候過麽　正是好頑的

頑笑啊　是辦嘴的由頭　久而久之生出甚麽好處來　你寡長了個身子

原來這樣利害麽　阿哥你哥哥的話是　傍不相干的人肯這麽說麽

幾時遇見一個刻苦人吃了虧的時候　你纔知道　哎呀

甚麽樂處　你不覺罷咧　傍邊的人都受不得了

麽　倒像在誰跟前鬬笑兒是的　惹了這個　又招那個　有

說你是木雕的廢物麽　若不言不語的　那個說你是啞吧

笑斷肚腸子　　前日瞧我去來着　　後頭
猛然間又說出一句無頭無尾的歘話　　吽人
論　　不然就搭拉着嘴不錯眼珠兒的瞪着瞅你
合他一處坐下說起話兒來　　正說這個的忽然想起那個來議
相與　　還未深知道　　比這個可笑的事還有啊

們相好啊　　畧指教指教他是呢　　阿哥你們沒在一處久
人數兒罷咧　　糊里糊塗的怎麼長着呢　　你
懂得　　醒着像人家睡覺是的　　白是
道　　畏首畏尾的怎麼進怎麼退也不
他那動作是甚麼樣兒　　在人前結結吧吧怎麼問怎麼答都不知

事情穿的罷咧　我這不過平常穿的啊　舊些何妨
這也果然不是他們知道的事啊　新衣服　是偶然有
不是我誇口　他呀還是小孩子　能有幾日的溺精
阿哥你聽見了麽　話頭話尾的都刻薄我穿的齣舊
他呢

更改　不是有出息的器皿啊　何必白勞乏嘴勸
乎没跌倒　從前我還不時的勸他來着　後來知道他不能
絆住腿身子一歪仰面跌去　我急忙趕上扶住了　幾
走那上頭　我說阿哥小心門檻子話猶未了
回家去的時候　不直出　轉過脊背倒退着

你這是怎麼說　人家恭恭敬敬的在你跟前討主意　知道

我叫他是掛衣裳的架子啊

下賤沒眼珠兒的人　胡說他體面仰望着他罷咧

本事麼　那樣的就着蟒緞錦緞累了　有甚麼奇處　極

道穿着華麗衣服搖搖擺擺充體面罷咧　知道學漢子的

們那樣少年　我眼角裡也沒有　只知

不欠債負　這就沒有可恥的去處　若像他

心裡却安然　怎麼說呢　不求告人

咧　穿不穿有甚麼關係的去處　即如我雖不穿好的

就破些又何妨　漢子家沒本事該當羞罷

的觀望瞅你的空子　若稍有一點破綻

勾引　把人的主意得個大模兒　然後遠遠

道羅咧　法術多　圈套兒大　狠會向人討憑據　凡有事預先拿話

心裡了不得　他的那兇惡利害之處　你既沒試過　不知

你原來不知道被他哄了啊　那個贜東西　浮面皮兒雖像愚蠢

反倒行這樣刻薄事大錯了　真真的我心裡進不去　阿哥

睄就知是個慢皮性兒　别人若這樣行　咱們尚且該勸　你

惡的人　我也不說來着　那是一個老實人可憐見的　一

家的事情躭悮了　倒像你有心治他是的　他若是個可厭

說知道　不知道說不知道　撒謊作甚麼　倘或把人

打住了　哎呀我知道了　大約是被那一件事絆住心亂了

向啊　那上頭我着實疑惑纔要問　又來了一個親戚

臉面還像先麽　狠瘦了　出入竟坐不安無定

這一向沒出房門在家裡呢　昨日我去一瞧

罷咧　除此以外是地方都閒闖去來着　在家裡白坐得住麽

有甚麽緣故麽不知道啊　平素間下雨雪的日子　在家

咱們那個朋友怎麽樣了　這幾日他那無聊憂愁的

不委曲麽

啊　如何可以將徹底子的主意告訴他使得麽　因這個怪我　我

跟進去就給一個兜屁股將　阿哥你想　這個事情有關係我的去處

心　他若果然不依　要合你見高低　還給你留情麼

這樣那樣的防備的　還有個漢子的味兒麼　不妨　你放寬

且別人並沒動靜　你來不來的如此驚怕

時候　能把你怎麼樣麼　怕殺麼　或是喫了你呢　況

咧　不按道理行麼　說出緣故來　從頭一一分解開的

心裡　直去向他明說開是呢　他也是人罷

你太沒經過事　怯極了　有話為甚麼放在

甚麼要緊的事　就憂愁的那樣呢

從前何等樣何等樣的難事都清清楚楚的辦完了　這是

雖然那樣說　有經過大難不怕小煩的話啊

給我孩子娶媳婦　我還臉上下不來　請他去來着　狗也

朋友　當作話把兒毀謗的是怎麼說　新近

裡只說我這樣不好　那樣利害　所有遇見我認得的

記了過失　惱了決然不走了　不走也罷咧　背地

總沒有　好端端的行走來着　忽然那一句話上

子來了　不知道　要有誰得罪他的去處　還有一說

你們狠相好啊　如今怎麼樣了　總不登你的門檻

個信　我保得無妨沒緣故啊

起至今並沒音信來　早已忘却撂下了　你若狠不信　悄悄的探一

你如今就這樣怕了　能彀乾乾淨淨的脫了說什麼　着

的　反倒不是了　這個話上我的氣就到了脖梗子上了
麼纔見你啊　要是那樣　我不脫空整月家常替你當差使
差使了麼　今日那裡喝了酒　劉一進門來　說哎呀我怎
得別人罷了　瞞得住你麼　從過年以來他還走了甚麼
誰向他講長講短了　被他的話逼着教我說啊　隱瞞

分好歹　一概都說是狠好的朋友使得麼
舒服我來着　識人的面貌罷咧　心裡如何知道的透徹呢　不
我沒說過麼　彼時你還理來着麼　倒着實有些不
叫我再怎麼相與呢　那個人言行虛假信不得
沒打發一個來　我所遇見的都是這樣朋友啊

來動了拿巧話譏誚我的　把自巳當作甚麼
壞了腸子的　把我輕慢的了不得　我向你說話不配麼
給你出氣罷
我把這酒鬼帶在僻靜處　剜着眼睛辱責他一畨
或者原諒罷咧　反倒一臉怒氣的　誰依他呢　阿哥你別生氣

更長價兒了　你索性說我是禎不覺的話冒失了　人
知道這樣軟的欺硬的怕的人跟前　若給他留分兒
只當是沒着見沒聽見罷　何必理他　阿哥你不
般一配的爭呢　他那禎慣的嘴　你有甚麼不知道　想來又喝醉了
今日且不必說　明日再講罷　阿哥你為甚麼向他一

Harvard University -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 009675158_v0001-METS

低

狠合我的心啊 若畧打一個遲兒 也不是漢子

既不能殺誰 誰怕誰呢 若果然要見個高

太把我着輕的 實在不知仗着何人這般動作 誰

斷然不應不是啊 自然吽人氣上來 他

我還恕的過去 死扭着說他的話是

今賤貨又向我粧膀是怎麽說 索興說失了言

的住處 誰不知道誰 你不教人搡搓的能有幾日了 如

若說出根源來 又說我揭根子 你的家鄉 我

了 每日家鼻子臉子在一塊混混 我只不說罷了 我

在那裡　把那裡的信息告訴這裡　呌兩下裡成了仇的時候　他中間

見的時候　嚼說張揚的不堪　把這裡的事情傳

托子　實在是聽見風兒就是雨兒　若略有些小事情　被他聽

躲着些走好　無事生事的一個混帳行子啊　心裡黑慣挑

那個不長進的　你怎麼瞧了　雖是個人身子　牲口腸子啊　略

方纔我上衙門回來　從老遠的轟的一羣人　騎着馬往這

是怎麼說呢

就是他的造化了　哎　他父母生下這樣賤貨被人罵的

他相與的一個人　若不指着脊背罵

作好人　若說我的話信不得　你瞧　不但沒與

不尋這個　就要那個　我的什麼他沒吃
草　都是希罕的　一日至不及也來我家兩三次
終日遊魂一樣忍着餓　各處張羅　拾着一根
住着的時候　又是誰來着　狠窮啊　吃了早起　吧結晚上
只哄別人罷了　阿哥你不知道麼　三年以前　咱們這裡

後來想了想說罷做甚麼　他理我我就體面了麼　他
天過去了　彼時我就要叫住着實羞辱他來着
大胖了　着見我問也不問　把臉往那們一扭望着
人　穿的騎的好壯觀　肥馬輕裘　面貌軒昂
們來了　到了跟前細認了一認　是咱們舊街坊其

過 筷子都使明了 如今說求不着人了 一旦之間就
變了忘了舊時候了 不是自已抬舉自已 他那行子 誰又放
在眼裡呢
世上人沒記性的 再沒過於你的了 前日我怎樣說來
着 這件事情憑他是誰 別叫知道 你倒底洩漏了 咱
們悄悄兒商量的話 如今吵嚷的處處人都知道了 他們豈不得
聽見 這些人倘或羞惱變成怒 望咱們不依動起手脚來
了得麼 把好好的事情 如今弄到這個田地 全都是你
啊 阿哥你怪我 我真委曲 如今事情已經這樣了
我總然分辨的牙白口清 你信麼 此心惟天可知

得這是陷害我罷　阿哥的話竟是治我的病的良藥　我

他心裡狠不舒服　瞪着眼疑惑着說哎呀仔細啊　定不

那如何使得呢　方纔這一段話　你說不是好心麼

罷咧　若不這樣　只說是朋友並不分遠近

言奉上　雖說朋友們裡頭有規過的道理　也論相與好不好勸

嘴太直　知道人的是非了　一點分兒不留　就直

你啊　是一個狠好的人　心裡沒有一點渣滓　但只

依的時節　再着光景兒預備　也不遲啊

性粧個不知道　着他怎麼樣　依呢依了　如狠不

是我來着不是來着　久而自明　依我的主意　你別報怨　索

他自已說他有好書　阿哥若要着　我送去這麽那麽的應許
頭一轉是誰全不認得　去年窂住了的時候　誰合他要什麽來着
煩人的事情　咱們說什麽　他就照樣跟着行　他的事情一完　把
太過於老實了　那行子有什麽捆兒　只管提說　他若有求
好人再沒過於你的了　還不住口稱賛你那朋友的

甘心領受
再要這樣多說甚麽　阿哥就在臉上吐唾沫　我情愿
而與之言　謂之失言的話啊　從今日起我痛改罷
是遇着這樣的事　不由的嘴癢癢　有不可與言
傾心服　這實在是我一個毛病　我豈不知道　但只

來　雖說是有我不多　沒我不少　替

筭是朋友呢　實在總不知道　若果知道　當真的該預先

時行走　老家兒的好日子　我倒不來　如何

說是我來遲了這樣動作啊　還是怎樣的　素常尚且不

阿哥你只是這樣固辭的　我不勝駭然

啊

給了怎麼樣　不給怎麼樣　但只是無故的哄人　太討人嫌

再不能回答了　一部書什麼稀罕

我的書　怎麼樣了　覿面問的上頭　臉一紅一白的只是支吾罷咧

了我　後頭事情完了提也不提了因其那樣　我說阿哥你許給

罪沒受過　甚麽苦沒有經過　若略有一點人心
趁願的砍頭的　去年甚麽
襤褸的化子一樣　戰抖抖披着一塊破被呢
阿哥你聽見了麽　咱們那個饞嘴的東西　說是破敗的狠困住了
啊是回去呢　實在叫我為難了

我來的意思也完了　你絕意不收的　我還是在這裡坐着
說必定請老人家吃呢　但只略嘗嘗　就是疼了我了
些微東西又何足掛齒　然而也是我一點心　那裡敢
西少什麽　想來吃不了啊　我這
你待待客也好　即如貴親戚送來的好東

剩甚麼　還是買一套衣裳給他
麼　一到手就完　不久仍照舊赤貧罷咧
若果這樣辦　銀錢還不好　怎麼說呢　他的性情不知道
心裡想着　咱們大家略攢湊些銀錢幫助他才好
說　如今可怎麼樣　當真的瞧着着着叫他死麼　我

着他怎麼樣再瞧罷咧　如今果然的了　阿哥你雖這樣
一配的各處遊玩　那時節我說到了上凍的時候
麼心腸說這裡的酒好　那裡的菜好　合富足的人們一般
的沒褲子的話果真啊　既如此就該當吊味罷咧　又有甚
也後悔改過來了　俗語說的　窮的伴富的伴

因其那樣不敢常來　你怎麼外道我

但只來動平白的就騷擾阿哥　我心裡不安

咱們坐着說一日話兒　現成的飯吃了去　我也不另收拾菜

來的甚好　我正悶在這裡　想來你也沒有要緊的事

我有一件要緊的事指了個椿　將將的纔放了我來了　你

有一點空兒麼　要不是　今日還不能脫開來着　說

被一件傍不相干的事情絆住　竟受了累了　終日匆忙還

麼總不見你的面目　我早要來瞧阿哥來着　不想

這一向你又往那裡奔忙去了　遇空兒也到我這裡走走是呢　怎

狠有益啊

沒法兒說我們有事　明日再說罷　把他的話截

若沒事絮叨些何妨　只管由他說罷咧　又恐怕你等着

話粘又不要緊　怎長怎短的容易不得完

你我們才要動身往你家來　忽然遇見一個討人嫌的死肉

阿哥你怎麼纔來　我只管等你們幾乎沒有打盹　我告訴

去的意思啊

着起這個來　竟是明明的教我再別往你家

空飯　又何足論呢　況且你的我什麼沒吃過

我還要預備些東西　特請你去　一頓現成的

咱們從幾時分彼此來着　若再隔幾日不來

就着吃些 你這樣盛設了啊 我們自然吃 若不

我們當客待麼 不過是一點心 能有甚麼好東西 阿哥

你這是怎麼說 有片的肉就完了 又要這許多餚饌作甚麼 把

棹子 想來老爺們都餓了 飯啊甚麼都叫剪決些 阿哥

斷來了 不然 早來坐乏了 誰在那裡 快放

阿哥走 豈有此理 我家啊 阿哥上去坐 這裡舒服

是這樣 咱們住的能有多遠 要知道早不着你來了麼

裡坐坐 阿哥你在這裡住着麼 是 新近搬了來了 若

往那裡去來着 我往這裡一個親戚家去來着 順便到我家

飽也不放筷子 要是那樣 有甚麼說的 疼了兄弟了啊

Harvard University -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 009675158_v0001-METS

你那們坐下了　我怎麼坐呢　好啊　已經坐下了　這裡有個靠
頭兒　家裡人呢　拿火來　阿哥我不吃烟　長了口瘡了　要是那
樣　取茶去　阿哥請茶咢　好熱啊　要熱略揚一揚
無妨　晾一晾罷遮　着飯去　說把現成的快送來　不啊　阿哥
別　我還要往別處去　怎麼了　現成的　又不是為你預

倫的　吃點去是呢　罷呀　一經認得你家了　另日特來
坐着說一天話兒罷
昨日往誰家去了　來的那樣遲　瞧我一個朋
友去來着　他住的遠　在西城根底下　又搭着給
我晚飯吃的上頭　略遲了些　我要合你商量一句話

的狠遠　因為當日不能回來　在那裡歇了兩夜　前
你前日往園裡上墳去來着麽　是　怎麼今日纔來　相隔
日來了
天晚了　又恐怕關柵欄　所以我今
哥一連打發了兩三次人吽我來　彼時就要來來着

家人到去之前　我早已出了門了　回來家裡人們告訴　說阿
平西並沒有來　筭是白等了一天啊　是　阿哥的
咱們幾個朋友家罷咧　一定到我這裡　竟等到日
那裡去沒留下話　筭來你去的地方甚少　不過
打發了幾次人去請你　你的家人們說你坐了車出去了　往

只着有出息沒出息罷咧
要是那樣不長進的
也步行去奠一鐘酒啊
到了子孫們的時候
有的道理
沒有是沒有的道理
憑他怎麼樣的窘累
個地方好的上頭
才在那裡立了墳了
總而言之
咱們有是
舊園子總沒地方了
着風水的人們都說那

要是到了子孫沒力量
難按着時候上墳啊
可不是甚麼
進來了
阿哥在遠方塋埋
雖說好事
路兒上除了打尖
也總沒有歌
剄剄的趕掩門
昨日供了飯
又歇了一夜
今日東方亮就起身回來了
日一等城門就起了身
直到晚上才到去了

去見　送殯之前　給我一個信兒　我即不

兒如再見他　替我說道惱　我下了班同着你

們園裡近　若是那樣路遠啊　至平常也有四十里這個空

多喒出殯　說是月盡頭　他們園子在那裡　與我

喪去了沒有　昨日做道場　我在那裡坐了一整天

說他叔叔不在了　親叔叔麼　是親叔叔　你攢

們穿着孝呢　我因忙着來該班的上頭沒得問　這纔聽見

他們家裡誰不在了　前日我從那裡過　着見家裡人

張紙錢呢

兒子　他的身子就在園裡住着　還未必燒一

能到地土　也送至城外　平素間我們

雖無來往　凡遇見了與我狠親熱　人生在世　那

個都不是朋友　這樣事情上咱們身子到去想來沒人說上趕

着走的話啊

他來的時候　我睡覺來着　猛然醒了一聽　上房裡來了人說

話呢　誰來了呢這樣嗓子大　大約是那個厭物來了

走去一瞧果然是他　直挺挺的坐着議論不斷

自來總沒住嘴　這樣那樣的說直吃了兩頓飯

到了黃昏的時候才回去了　漢子人無事　在人家裡坐

一整日受得麼　把那裡陳了餿了的事情只管說　人的

罷　比方就是你的東西　人要愛你不愛麼
是人情　不給是本分　反倒使性子摔掇人　大錯謬了
必定儘其所有都要要的是何道理　給你
面啊　人家臉上過不去　也給了你好些　心裡還不知足
甚麼不得的稀奇東西　每逢見了只管絮煩向人尋的太沒體

你獨自得麼　天未必依呢
這樣的人的襟碎壞盡了　只是你占便宜麼
撈摸着就拿了去　實在是這一輩子再沒有說給人的話啊
歹東西還叫他見不得　倘若被他看見的時候　問也不問
腦子都疼了　若就只這個皮性還好　不拘甚麼好

吃穿不愁 不耕種 不擔挑 不做
的時候 愁甚麼不作官呢 況且 身為旗人
足可以完一輩子的事情啊 若好好的學了
特為教人勤學 別懶惰的意思啊 凡人如有粟粒之能
古語說的 幼不學老何為 這箇話

緣故背地裡人不說你眼皮子淺麼
又有一說 還在一箇能吃能穿的一邊 只管要占小便宜的甚麼
你麼 好好的記着我的話 改了好 你方纔要是總沒能奈的
為是我 忍了你那行子的性子罷咧 除了我不拘是誰肯讓
全不由你主張 徹底兒都要拿了去你心裡如何 昨日因

各樣的話　都是僧道借端餬口的

便降福啊　喫齋的遊天堂　喫肉的下地獄

補路　豈能解他的罪呢　就是神佛　也不

比方說作惡的人　任憑怎麼樣的喫齋修橋

並非在供神佛　齋僧道

作好事啊　說的是咱們當盡的孝弟忠信之類

上天生育之恩呢

主子出力　以何報答

國家的糧米　自幼若再不黽勉勤學　拿甚麼給

手藝　坐着吃

有甚麼不得主意的地方　你若是不行　是你的造化若行了的
得一箇萬全之計纔好　這箇事情顯而易見
止又不是　實在兩下裡都難了　或怎麼樣
嘴的東西不喫　平白的讓人　行不是
似略有些關係的地方　若中止不行　很可惜　現成到了

我有一件事　特求阿哥來了　若要行
誰養活他　喝風過日子麼
齋念經　要喫沒有喫的　要穿沒有穿的
話誆騙人　遵着佛教　闕着廟門　靜靜的持
豈可深信麼　他們要不拿着怎長怎短的利害

想來沒有能成我這個事情的啊　因此又煩瑣你來了　你不是為

呢　求的事情太多了　但只是不求你　除你之外

要托阿哥一件事　只是難開口　甚麼緣故

出箇不像樣兒的醜啊

拉扯住的時候　可是打不成米丟了口袋的話

就完了　倘若只管遲疑不斷

有利必定有害啊　若以我的主意　你別猶疑決斷不行

說是瞞着顯露了　說是便宜喫了虧了

些微的便宜　筭是喜使得麼　這正是日後大禍之苗

時候堵的住誰的嘴　都知道了吵嚷開了的時候　你纔跕在難處啊

那一件事情來了麼　是　阿哥怎麼得知道了　今日早晨你阿哥

就望着我說了　小飯時的時候　我去了一次　偏偏遇見他不在家

纔交晌午　我又到去了　未到他上屋以前　就聽見喧

笑的聲氣　那上頭我將窗上的紙濕破　從窗户眼裡

往裡一瞧　這一箇給那一箇斟酒　那一箇回敬這一箇　正攪在一處喫穀了

原要進去來着　因有好些不認識的朋友　衝散人家喫酒的趣味作甚麼

所以我就抽身出來了　家裡人看見要告訴去　我急忙擺手攔

住了　你別忙　我明日黑早去　向他

說妥當就完了

誰情願去管他的事來着　我是好好的在家裡坐着的人啊

他從那裡打聽得　說我認得那箇人　一連來了好幾次

向我說阿哥我這一件事實實的仗着你了　就說之此可

怎麼樣　若疼愛必定替我說說　在背後跟着總不放我

我起根兒臉軟　你深知道的　人家這樣的着急跪

拜央求　怎麼好意思叫他沒趣兒回去呢　因為推托不開

所以我應承了　明明白白的通告訴那箇朋友了　不成望不

是他一箇人的事　說人多掣肘沒肯應承　那上

頭我還要着光景說來着　後来想了一想說罷呀　看事情的樣子

不能挽回　必定強壓派着叫人應的理有麼　故此我回去告訴他箇信

說是壞了他的事　望着我撩臉子　好虧心　早知道何必說来

順着他慢慢的央求　剛剛的纔點了頭了　你想

順順的受了　又坐了好一會　着他的光景

忍着他儘量數落　一聲也沒哼

這来的不是為自已的事情　是為朋友啊　略容讓他些又費了甚麼

心裡要去惹他一惹　後来想了一想自已問着自已　你錯了

那上頭我起了火性子到了脖梗子上來了　要怎麼樣便怎麼樣　滿

的去霎告訢了他　放下臉來說我的話是放屁

這樣牙關緊不肯依　因此狠費了心了　把咱們商量

我原說你這事情向他說狠容易来着　誰想那箇厭物竟

着　是為甚麼呢

為父母苦扒苦挣的心也就完了　雖然那
養了孩子　自已瞧着着着配成好對兒
但只是夫妻啊　都是前生造定的緣分　由不得人
一句話　咱們都是老親　一樣的骨頭肉　誰不知道誰
你往前些　咱們叩求　老爺們别　大家坐下　聽我

若不棄嫌　老爺們賜一箇疼愛的話兒　阿哥
的本事　但只喝酒耍錢就了壞人去胡遊的事一毫没有
因為有緣　我們求親來了　我這兒子雖没超羣的才德　奇特
當了麼
一想瞧　我的性子略急些　你的事情一不不妥

樣說我有長輩　没着見這箇阿哥　再者来的太太們把我女孩兒

也瞧瞧　是　老爺的話狠有理　遮　把這箇話就通知太

太們　把阿哥也帶進去給這裡太太們瞧　彼此

都合了心的時候　再嗑頭也不遲啊

這不是給女婿的衣裳麼　是　這些人是作甚麼的

傕了来的匠人們　哎呀　咱們的舊規矩都完了　老時候　十幾

歲的孩子們　都會成就衣裳来着　鋪上棉花

合上裡面　翻過来的時候　這箇縫大襟　那個行

盪子　這個煞胳肢窩　那個上領子　烙袖樁的烙袖樁

釘鈕子的釘鈕子　不過一兩日的空兒就完了

就只有一件平常　好喫醋　男人過了五十多歲
個母子妨了幾個漢子了　相貌兒也好　活計上也去得
他們老婆漢子　你說是結髮夫妻麼　不是啊　是繼娶的　這
大睜着眼躭悞了甚麼意思呢
能定　若是死守着舊規矩　可是旂杆底下悞了操的話

如今不留空兒連夜的做　趕的上趕不上　還不
近了　搯着指頭筭　將將有十日空兒
不知其二　古時如今一樣比得麼　況且娶的日子狠
人都從鼻子眼裡笑啊　阿哥的話雖然有理　你但知其一
況且連帽子都是家裡做來着　若是僱人做　或是買着穿

並沒兒女 說是要放一個妾 他橫攔着不依
要上吊 要抹脖子各什樣兒的 嚇虎着吵鬧
無能的王八又狠軟弱 被女人欺壓的
竟病了 將這淫婦並不能怎麼樣 自己只是生暗
氣送了命了 着起這個來 世上的事果然不齊啊

我們那裡一個阿哥 新近買了一個女人作了妾
竟像無價寶一樣 那個女人說甚麼 就任着
他的意兒行 不敢違背 將這淫娼婦頂在頭上而且
把自己的正經女人倒挫磨着使喚
日日折磨的如今吊死了 娘家告了 至今還沒有完

撂 如今也有十幾歲了 七歲上沒的 今年的人 說有一個罷在那裡 天也難了 你的那個妞妞若不是這樣 子富的人們又嫌多抱怨 像我們子孫好小些的每日吱兒喳兒的吵鬧不勝的煩心裡都熟了 世上人就子孫娘娘 實在是有福的人啊 什麼福 造了来的罪罷咧 大些的還

不是我說頰話 嫂子能幹啊 貫會養孩子 可以筭得是有 這些都是挨肩的弟兄 生了九個 存了九個 阿哥

阿哥你這個孩子是第幾個的 這是我老生兒 出了花了麼沒

甚麼不配作夫妻呢

呢 那個潑女人 這個兇男人 正是一對啊 天為

的沒的這幾個奴才　拿猪收拾襍碎
那個都不
方纔還要請阿哥去來着
阿哥你是知道的　有
麼
甚麼話呢　老長兄啊
該當送分兒去罷咧
昨日喫了祭神的肉就罷了
又叫送背燈的肉作甚
沒用的作甚麼

從頭至尾的告訴　像那樣的一箇頂十箇　養這許多
那個小嘴　什麼話不會說　若問他一件事情　倒像誰教他一樣
另樣兒見了人的時候　身子端端正正安安詳詳進前問好　可憐見的
心　那個相貌言語　比別的孩子們分外的
十歲了　真是個好孩子　到如今提起來　我替你傷

在盛京的時候 我們日日打圍来着 一日打

不忌諱麼

像這樣讓起来

是祖宗的克食 強讓得麼 況且賓客們來去還不接送

錯了 咱們起初有這樣的規矩來着麼 這個肉啊

喫 阿哥們請喫肉 泡上湯喫 哎呀 這是甚麼話

遮 阿哥們別叫主人糟心 咱們就序齒一溜兒坐下

肉來了 還恐怕遲了來着 不想從容趕上了

道的啊 還等着你請麼 因此我會着朋友們喫大

費手 因為那様没使人去 你沒有人我深知

這春天的時候白閑在家裡坐着　狠悶啊　昨日我兄弟來說這個告訴別人　好像是撒謊的是的可笑　彩頭兒好　可是說的想不到的倒得了　若把們跑的　正中了我射的箭栽倒了　實在頭上過去了　想不到從那邊来了一個鹿繞過山梁往這

那上頭我緊催着馬　剛剛的趕上一射　又從前往上去了　緊跟着趕去又過了山梁往山後去了只見麅子的尾巴動啊動的頃刻過了山梁　奔山馬拉開弓一射的時候略落後了　回手拔箭的空兒圍去　從草裡跑出一個麅子　我打着

城外頭遊玩得了
會着我出城去
到了曠野地方一瞧
春景實在好
河沿上桃花鮮紅柳枝碧綠
而且樹枝上各樣的雀鳥噪鳴
春風一陣一陣的刮的草香的味兒來
水上坐船的來往行走不斷

兩岸上唱的人三五成羣
由小路到樹林深霧
彈唱的地方
皆是賣茶酒的鋪子
而且活魚活蝦的價兒甚賤
那上頭我們足足的遊玩了一日
阿哥你別不好思量
沒給你送信的
不是有心偏你
這裡頭有與你

不對的人啊

前日我們在西山裡好樂來着

白日間遊玩樂啊

自不必說

到了夜裡的時候

更暢快了

我們幾個人喫了晚飯

坐上船

不久月亮

慢慢

上来

月光照耀的就同白晝一般

的撐着船順流往下去

轉過山嘴一瞧

水天之色

竟無分别

浩浩如銀

實在

是山靜水清

趕漿到蘆葦深霧

忽然聽見廟裡的鐘聲順着風兒来

就像

那上頭心裡的一切思慮盡除

Harvard University -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 009675158_v0001-METS

口上　早已日平西了　纔喫完了飯　我就說

彼此說着話喝着酒　趕到東臯花園　又回到閘

我着　將將到了閘口跟前　坐上船

着正經路不走　不知繞到那裡去了　沿路問着

前日我們幾個人甚麼是曠　竟受了罪了　出了城放

麼

明月好景能有多少　若徒然空過豈不可惜

去天亮都不覺了　為人在世這樣的

也不過這樣樂罷咧　那上頭我們幾個人更高了興唱了

是水洗了的一樣乾淨　雖說是出世的神仙

Harvard University -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 009675158_v0001-METS

一切器皿都是盪手的熱 越喝冰水越渴

熱 一點風沒有潮熱

今日好利害 立夏以來 可說得是頭等頭的

有滋有味的去 傷心失意的回來了

加鞭催着馬趕了個臨期末尾 都關在外頭了 實在

說掩了一扇門了 心裡更着了急

月色都着見了 從城裡頭出去的人 都叫快走

着回来 到了關廂裡 恍恍忽忽

排坐着動也不動 後来見日頭將落了 纔騎上馬急

阿哥們走罷 咱們都是步行家裡人離的又狠遠 實排

自古至今　不易之理

從從容容寫字得麼　況且冬冷夏熱

剛剛纔掙得百餘錢度命　要像我這樣喫現成的

伸着脖子各處跑着吗唤　汗下如雨

譬如買賣人　挑着狠重的擔子

麼

你這都是沒官差白閒着　安逸慣了的話

你怎麼樣了　低着頭怎只寫字的甚麼罪孽　不要命了

別人赤身坐着　還怕中暑啊

纔略定了些　這樣蒸熱天

沒法洗了澡　在樹底下乘了會凉

索性靜靜的耐着　或有涼爽之時　就

着會子急能彀免麼

哎呀　這樣大雨往那裡去了　快進来　我的一個朋友

不在了　送了殯来了　今日早晨天陰陰的雖有下雨的光

景　到了晌午响晴了　回来走着的時候

又一片一片的鋪開稠雲了　那上頭我望着家裡人們

說這天氣不妥當快走　不然咱們一定要着雨啊

正說着就瀟瀟的下起雨來了　阿哥你說

在曠野地裡　往那裡去躲　雨衣毡褂沒穿迭當　渾身

都濕透了　不妨　我有衣裳　拿出來你換　天也

法兒麼
就是便宜了　不然　不冒着雨走　還有
給你喫　喫說甚麼　但得這樣好地方棲身子
東西　家裡養的小猪鵞還有幾個　殺一兩個
晚了　明日再進城去　我們這個幽僻處雖沒甚麼好

正似睡不睡的　忽然從西北上就像山崩地裂的一樣一大响
把眼睛強閉着　又忍了一會　剛剛恍恍忽忽困上來了
蚤叮的實在受不得　翻來覆去過了亮鐘並沒有困
那裡濕了連睡覺的地方都沒了　那樣而且蚊子臭蟲虼
許多日子連陰着下雨　心裡都欵了　這裡漏了

的上頭 戰兢兢的嚇醒了 過了好一會 身子還是打戰心裡忑忑的跳 一瞧屋裡所有的器皿東西一點兒沒怎麼樣 使人出去一瞧 說是街房家的山墻被雨淋透了倒了 哎呀 睡夢之中 竟那樣大聲氣呢

昨日清早起來 屋裡狠黑 我說想是天還沒有亮 出院子裡一瞧 哎呀 原來陰的漆黑 洗了臉纔要上衙門 一星半點的下起雨來了 略等了一會 瀟瀟的下响了 又坐了一坐兒 喫了一鍾茶的空兒 忽然打了一個焦雷 下起盆

傾大雨来了　我只說這不過一陣暴雨罷咧　過去了再走

那裡直傾到晚　又徹夜至天明總沒有住

到今日飯時　纔恍恍忽忽的着見日光了

真是應時的好雨啊　想来谷霧的地畝沒有不透的了

秋天的庄稼豈有不豐收的呢

昨日夜裡好冷　睡夢裡凍醒了　天一亮我急

忙起来　開了房門一瞧　原来白花花的下了大雪了　唧了

飯傍晌午的時候　大片飄飄雪越下大了　我

想這無事的上頭　怎麼得一個人来坐着說說話　家裡

人進來說有客来了　我心裡狠快樂　一面吽收

起大風来了　尌尖子被風摔的聲氣好可怕　直刮

趁風之前咱們快走罷　各自各自散去剛到家　就刮

都慘淡了　那上頭我說天不妥　要刮大風了

昨日一點風沒有　狠清朗好天来着　忽然變了日光

燈纔散了

了　拿過棋来下着　喫了晚飯　點上

雅　紛紛的下着　天地萬物都煞白了　看着一發高興

来慢慢的喫着酒將簾子高高的捲起来一瞧　雪的光景比諸樣清

趕請了弟兄們来　酒餚早已倫齊了　抬上

拾酒菜　一面叫爈了一盆旺火

相敬豈不好麽　如今来動了尋着發豪横　不顧頭尾

道理　與畜類何異　即如朋友們裡頭　你我彼此

比萬物最尊的是人　為人若不辨好歹　不分

樣大冷呢

凍成氷一截一截的裁斷　哎呀呀　有生以来　誰經過這

拘攣了鞭子都拿不住　吐的唾沫未及到地

臉啊腮啊就像針扎的一樣凍的疼　手指頭凍

風走還好些　後頭迎着風走的上頭

候路上走的人都站不住　什什哈哈的跑　我先順着

到夜半纔略定了些　今早往這們来的時

倒像誰誇他的一樣 益發興頭起来是怎麼說呢 他的老
要略有人心的 也該知覺来着 還腆不知恥
墨的 好叫人肉麻 像狗叫的是的 人都厭煩不聽了
呢 瞧瞧長的嘴把骨 撇着個大肚子竟是個獃人 又只管充懂文
信口兒混罵的 笑了自己的本事了啊 是怎麼樣

有甚麼樂 要從此成名麼 或是要靠着這個過日子
你這是怎麼說 每日飽飽的喫了 抱着琵琶絃子彈的
了 再想要陞騰如何能呢
吃完了 福分都叫他老子受盡了 這就是他的結果
子也是一輩子行走的漢子來着 那上頭作了孽養了這賤種

咱們那一個兇徒 惹了大禍了 怎麼樣了 打死人了 情由怎麼說

了身的 你如今指出来

我的話不可信 大人官員們裡頭那一個是從弾唱出

正經官場中 把弾琵琶絃子筭得本事麽 若說

琵琶絃子上随你怎樣奇好 畢汚下賤的名兒不能免啊

主

處 不如學書啊 人往高處去 水向低處流

鑽心學的 玷辱了滿洲罷咧 與其把有用的心費在無用的去

子的 並不學正經本事 差使上一不吧結 只是在這上頭

一家頭頂着脚跳着的都是

呢 咱們幸而是滿洲 喫的是官米 使的是錢糧銀子

初學指南 卷一

無緣無故的啊　説是他們一個街房在他門傍撒了尿了
不問長短　按倒就向頭臉上打起来了　始而打的時
候還嚷罵来着　後来打久了　哼哼的聲氣都没了　圍着
瞧的人　看見勢頭不好　止住打一瞧　早已斷了氣
了因此步甲們將他綑了去了　屍親闔家齊来
將他屋炕折毁　罷皿打壞　連瓦都揭了　喊嚷的聲
氣二三里地外頭都聽見了　説是昨日到了刑部　今日
動了刑了　阿哥你没聽見麽　有自己害自己的話啊
這是他自己尋的啊　管誰甚麽相干呢

Harvard University -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 009675158_v0001-METS

Harvard University -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 009675158_v0001-METS

Harvard University -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 009675158_v0001-METS